

第八回 赴京畿孤身作客 別揚州兩處傷心

詩云：

昨夜殘雲送曉愁，西風吹起一庭秋；夢裡不知郎是客，苦相留。

別恨為誰閒繡幕，驚啼曹與倚高樓；破鏡上天何日也，大刀頭。

卻說吳大相公移奸作盜，自是周旋妙策。過了兩日，親往監門，訊問禁子道：「那個趙賊死了還未？」

禁子對說：「前日承相公之托，極該盡力。怎奈遇著獄官秦老爺，查點各犯，被那個姓趙的一套虛詞，倒保他衙裡去住了。我們攔阻不住，故此不曾效力。」

吳大頓足道：「有這樣狗官！賊也招在家裡，可笑！可笑！」

吳大即便回身算計道：「我這場官司，如今要費銀子了。若是聽他審問，萬一他也像獄官面前的話，翻轉事來，我倒有些不便。且是妹子在王家，昨日打發梅香來探看，無非打聽那賊的消息，必定處置死了，方為乾淨。」

本日就兌白銀一百兩，央人送與知府，一定要重加刑罰。又將白銀四十兩，央人送與獄官秦程書，說道：「那賊是吳相公的仇人，求老爺不要遮蓋他。」

又將銀十兩，送與府堂皂隸，叫他用刑時節盡力加責。就約明日解審，這一段門路又來得緊了。

不想秦獄官是個好人，見吳家央人送銀子與他，回衙對奶奶道：「不知那姓趙的與吳家怎樣大仇，定要處死他。今早央人，先送白銀四十兩與我，約明日解審，叫我不准遮蓋。想起來，我這裡尚然如此，別個愛財的老爺，難道倒白弄不成。」

只見奶奶聞得此言，就罵道：「你那老不死！這樣冤屈錢，切不可要他的。我與你單有二男一女，偏要作孽積與子孫麼？」

口裡一頭念佛，一頭責備，倒嚇得老秦一身冷汗。女兒素卿，在房裡聽見，便走出來，對父親道：「那吳家要把銀子央來，這件事必然冤枉的了。只是爹爹雖不受他銀子，怎禁得別人不受他銀子？那姓趙的一條性命，終久不保。」

老秦夫婦點頭道：「便是我女兒說得不差。」

素卿道：「如今莫若把他銀子受了，以安其心。省得又要別尋頭路。列明日草堂，爹爹去見知府，把這件事說起。說道：『外邊人俱曉得他冤枉，只是吳秀才定要處置他。聞得他的父親浙江有名的富室，又且真的是個秀才，老大人不可輕易用刑。後面弄出事來，官府面上也有些不妥。』就是偷盜也非大事，只叫知府輕輕問個罪名便了。」

秦程書滿口稱贊：「我的女兒大是有才，這一番語甚好。我明日便去與知府說。」

當夜更深，素卿思想趙郎明日審問，雖則托了父親這一番言語，未知是禍是福。又恐怕吳家別有惡計，轉輾不安。待眾人睡了，竟自出房，到書館裡來，見了雲客，把今日父親的話，備細述了一遍，說：「明日分別，未審好歹。雖則父親為你申救，不知知府意中必定如何？」

雲客聞得此言，不覺悽惶無地，雲客一把拖住素卿，哭道：「小生遇著小姐，只道有了生機，不想明日這一般，定然不能夠完全。小生死不足惜，但辜負小姐一片恩情，無從報答。」

素卿見他苦楚，掉下淚來，說道：「也不要太憂煩。倘父親與知府說得明白，好也未可知。只是就有好信，你定要問個罪名。若是罪輕，你速速完事，便當歸去，不可久留，被吳家算計；若是罪重，你的身子，還不知到那裡去，怎得再到我家來？我今夜相見，竟要分別了。」

兩人抱頭大哭。又道：「你若明日出了府門，有便再到這裡一會，我今夜先付你些盤資。」

把十兩銀子縫在衣中，與雲客穿好。又吩咐道：「你的身子，千萬自己保重，以圖後會。」

雲客哽咽無言，漸至五更，素卿哭別進去。雲客和衣而睡。

只見絕早，外面敲門，那是提趙雲客赴審的公差，需索銀錢，如狼似虎。秦程書裡面曉得，出來安插他，送與銀子二兩，央他凡事照顧。將次上午，秦衙並留公差，同雲客吃了飯。程書親送雲客，行到府門，吳秀才卻早伺候久了。秦程書先進府堂，見了太守，就與他說這件事。太守心上早有三分疑惑，又見獄官真情相告，道是與雲客討個分上，也不十分威嚴。

原來這太守，做人極好，專喜優待屬官。又因秦獄官平日真誠，他的話倒有幾分信他。程書稟過下來，公差即帶雲客上堂。

太守喝道：「你是賊犯，快快招來，省得用刑罰。」

雲客訴道：「生員的罪名，終無實據。就是一個小匣，原在瓦子鋪前買的，也不曉得是吳家的物件，有買酒的孫愛泉為證。」

雲客因無人靠托，指望把孫愛泉央他一句話，救己的性命。誰知太守要兩邊周旋，顧了吳家又捨不得獄官的情面，做個糊塗之計，一名也不喚叫，說道：「你的賊情定真的。姑念你遠客異鄉，如今也不用刑了，依律但凡奸盜之事，擬個滿徒配驛燕山。」

另點一名差人孫虎，著即日起解到京裡，如遲，差人重責三十板。不由分說，就發文書押出去。吳秀才還要太守加些刑罰，被眾人一擁下來。雲客就在府門拜謝秦程書。

程書回衙，述與奶奶知道：「雖則配驛，然終虧我一番話，不曾用刑，也算知府用情了。」

說這公差孫虎，押了雲客，竟到家中收拾行李起身。

你道這公差是誰？原來孫虎就是孫愛泉的兒子孫飛虎。雲客一見愛泉，怨聲恨語，說了一遍。愛泉夫婦，忽聞得這件事，也與他添個愁悶，道是不推官人受冤，我兒子又要措置些盤費出門去。蕙娘在裡面，聽得雲客有事，就如提身在冷水中一般，無計可施。只得挨到夜間，與雲客面話。

孫虎因雲客是認得的，不好需索費用，把雲客托與父親看好，自己反出去與朋友借盤纏。說道：「趙大官且住在此，我出外移補些銀子，明日早上回來，便可同去。」

孫愛泉見雲客一來是個解犯，有些干係，二來恐怕吳家有人來窺探，就著落雲客直住在後面房裡，正好與蕙娘通信。

當夜更餘，蕙娘尋便來看雲客。兩個相遇，並不開言，先攜住手，哭了一會。

蕙娘問道：「幾日不見你來，只道是你有正經在那裡。不想弄得如此，且把犯罪緣由，說與我知道。」

雲客細訴真情，不曾話得一句，卻又撲簌簌掉下淚來，說道：「自前日別你之後，便遇了王家小姐，承他一心相契，他的緣法也夠得緊了。誰想內中又有一個小姐姓吳，名絳英。他先要隨我到家中，然後尋媒來聘那王家小姐。想是我的福分有限，當不起許多美人之情，一出城，至第二日早起，正撞著吳小姐的大兄。被那吳大扭稟知府，百般算計，要結果我的性命。幸喜得遇一個獄官秦程書，出身相救，得以全生。如今一路到京，未知路上如何？姐姐若是不忘舊情，守得一年半載，倘然有回家之日，定來尋你，決不敢相負。」

蕙娘道：「如今的吳絳英，還在那裡？被他害了，他不知還想著你麼？」

雲客道：「聞得他原住在王家府中。這兩位小姐，今生想不能夠再會了。」

蕙娘道：「也是你自少斟酌。事已如此，只得耐心上去。我為你死守在家，定不把初心改變。我還要乘便，替你打聽王家消息，看他如何思想？只是這樣富貴人家，比不得我們，說話也不輕易的。外邊有了人家父母做主，那得別有心腸，再來等你？你此後也不必把這兩家的小姐十分掛心。」

蕙娘這句話，雖是確當不易之言，他也原為自己，占些地步，所以有此叮囑。當夜五更，兩人分別，傷心慘目，不言可知。

孫虎自覓盤纏，天明就到家裡，一邊做飯，一邊收拾，又對父親說道：「我一到京，討了批迴，便轉身來的。家中凡事，你老人家耐煩些。」

就同雲客整頓行裝，出了門，竟向前去。雲客泫然含涕，回首依依。只是他一點真情，四處牽掛，並不把湖上追來之事，懊悔一番。

只道有情有緣，雖死無恨。一路裡鳥啼花落，水綠山青，無非助他悲悼。口吟《訴衷情》詞一首，單表自己的心事：廣陵城外訴離憂，回首暮雲浮；尺素傳心，何處雁字過高樓？不堪重整少年游，恨風流，百般情事；四種恩量，一段新愁。

雲客配驛進京，看看的出了揚州境界，心中想道：「我此番進京，不過三年徒罪，只要多些盤資，自有個出頭之日，只不知絳英回到王家，作何料理？就是玉環小姐，前日見他這般吩咐，料不是薄情的人。我這孤身，前賴蕙娘周旋，後虧素卿提救，雖是受些怨氣，也甘心的了。近日若尋得一個家信，寄到錢塘與我父母說知，湊些銀子來，京中移補，就得脫身，更圖恢復。但是一來沒有伶俐的人，替我在父母面前，說話中迴護幾分，二來恐怕父母得知，不與他爭氣倒不穩便。且自餐風露宿，挨到京中，或是借些京債，或是轉求貴人，申訴冤情，再作道理。」

這一段，是雲客分離的愁思。還有兩位小姐暗裡相思，又不知曉得問罪的事，又不知不曉得問罪的事，又不知別尋計策圖個明珠複合之功，又不知只算等閒做個破鏡難圓之想。正是：夢中無限傷心事，鸚鵡前頭不敢言。

評：此回小說用意甚深，而觀者或未之覺，何也？其始也，遇蕙娘則有孫虎為之解。有孫虎為之解，而下回之面目開矣。其繼也，遇素卿、秦程書為之救。

有程書為之救，而十一、二回之機權現矣。使他人捉筆，定於將解未解之時，費多少氣力。而此淡淡說來，已覺順水流舟，全無隔礙，不必強生枝節。前後若一線穿成，此文家化境也。觀其結處圓淨已作前段收局復開，後幅波瀾。蓋雲客在廣陵城中之事，已經完局，後面不過步步收合，故不得不於此處，總敘一番。作者自有苦心，看者幸無忽略。